

龍騰九萬里系列

武林霸主

下

蕭瑟 武俠精品系列

太白文藝出版社



白帝青后

金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落星追魂

神劍射日

巨劍回龍

崑崙秘府

大漠鵬程

碧眼金雕

狂風沙

武林霸主

大澤龍蛇傳

追云搏電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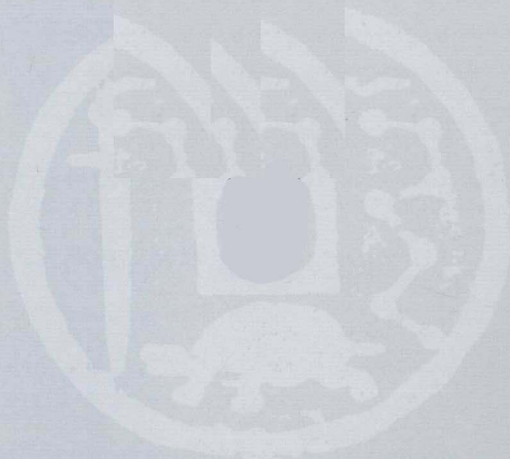
淬鷹擎天錄

龍騰九萬里

武林霸主

下

龍騰九萬里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龙腾九万里系列

萧 瑟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25 印张 3000 千字

199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500

ISBN7-80605-858-7/I·745

全 12 册定价:2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 二 十 朱四娘释解心忧 (635)
- 二十一 假冒爹揭破真相 (651)
- 二十二 年更宴斩首四凶 (683)
- 二十三 赌馆房调情卖俏 (715)
- 二十四 过大年仇人叙旧 (749)
- 二十五 大混战死伤过半 (782)
- 二十六 挹翠楼恶斗双凶 (819)
- 二十七 朱亚男劝服素文 (850)
- 二十八 无敌堡惨烈杀戮 (883)
- 二十九 大决战仇敌伏诛 (917)

二十 朱四娘释解心忧

她一顿话锋，才正容注目问道：“路姑娘此行，有何贵干？”

路青萍正容接道：“回令主，青萍此行，是奉命投书而来。”

朱四娘微微一怔道：“是奉令师之命？”

“是的。”路青萍点首恭应着，并探怀取出一个密封的信封，双手递了过去道：“请令主过目。”

朱四娘接过信封，打开看过内容之后，眉锋微蹙，随手向吕正英一递道：“你瞧！”

吕正英一瞧信笺，也不由为之蹙眉自语道：“奇怪，那三位怎会联手起来的？”

朱四娘笑道：“凭我们目前的力量，倒并不怕他们联手，只是他们这提议，太不可思议了。”

吕正英附和着道：“是啊！延长半个月，对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路青萍所送来的信，竟然是由淳于坤、欧阳泰、辛玉凤等三霸，所联名发出，向朱四娘要求将元旦大会的日期，展延半个月，在正月十五的元宵节举行。

朱四娘目注路青萍道：“路姑娘是否知道这信件的内容？”

路青萍点点头道：“青萍是知道的。”

朱四娘接问道：“路姑娘也知道这是由谁发起的，以及其中原因何在吗？”

路青萍娇笑道：“其中原因，青萍不知道，但知道发起人是周君玉姑娘。”

“啊！”吕正英一惊讶之间，朱四娘却像是自语似的接道：“这小姑娘又在玩什么花样？”

吕正英忽有所忆地接道：“令主，可能周姑娘也是奉命行事。”

路青萍含笑接道：“对了，周姑娘说过，她会亲自前来向令主解释的。”

这时，花厅外有人禀报道：“启禀令主，周君玉姑娘求见。”

朱四娘连忙接道：“好！快请！”

朱四娘含笑接道：“这真是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周君玉到达之后，少不了又是一番热闹。

首先打开话匣子的，还是朱四娘：“君玉，我刚刚才看过路姑娘送来的信，也正好谈到你，你就来了。”

周君玉笑问道：“令主谈到我的什么啊？”

朱四娘道：“那是有关元旦大会展延半个月的要求，据路姑娘说，那是由你所发起，而且你会亲自前来向我解释。”

周君玉含笑接道：“君玉此行，就是向令主解释而来，不过，有一点我要特别声明，这事情表面上虽然是我所发起，但实际上却是恩师在暗中一手促成。”

朱四娘哦了一声，扭头向吕正英投过一个会心的微笑，才向周君玉笑问道：“现在，我正等着你的解释。”

周君玉神秘地笑道：“令主，方才当我说明这是出于家师所暗中促成的事实时，就等于已经解释过了，令主该信得过家师的为人，不会故意偏向哪一方，或者是存心陷害别人。”

朱四娘蹙眉问道：“你这是说，要我接受这一要求。”

周君玉正容如故点头道：“正是。”

朱四娘苦笑道：“能否将原因透露一点呢？”

周君玉娇笑道：“家师也想到令主会有此一问，但他老人家却教了我一句六字真言。”

朱四娘一怔道：“什么六字真言？”

周君玉微微笑道：“那就是‘山人自有道理’。”

朱四娘苦笑道：“令师可真是神秘得很。”

接着，才神色一整道：“好，冲着令师的面子，这事情我答应了。”

周君玉连忙接道：“多谢令主。”

路青萍也含笑说道：“那么，请令主给青萍一封回信，好让我回去销差。”

“好的。”朱四娘扭头向吕正英说道：“正英，赶快代我写一封回信。”

吕正英点头接道：“正英遵命。”

周君玉笑道：“令主，这事情还得请令主立即公告通知，使其他的武林同道都明白才行。”

朱四娘点头接道：“好的，我立即以七杀令正副令主的名义，公告通知，让所有同道们知道，不但元旦大会展期半月，七杀门中，也多了一位年轻有为的副令主。”

周君玉美目眨了眨眼，才讶然问道：“谁是副令主？”

“猜猜看。”

周君玉美目一转道：“莫非是追魂使者荣升了？”

朱四娘道：“对了，我的副令主，也就是你的正英哥。”

周君玉禁不住一声欢呼道：“好啊！正英哥，得请客呀！”

吕正英连连点头道：“应该，应该，二位姑娘都在这儿吃了

午饭再走吧。”

说着，他的星目中，已禁不住涌现兴奋的泪光。

是的，吕正英由一年前，有若漏网之鱼的孤儿，混到目前的地位，是有无限辛酸的。

尽管以他目前的成就，七杀令的副令主，已不能算是最好的出处了，但抚今思昔，却不由他不内心之中感慨万千的。

当天午后，江汉地区的武林中人，传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大消息，那就是七杀令令主发起，原定于明年元旦举行的武林大会，已决定延期半月，于元宵节举行。

同时，也哄传着，以往吕家庄灭门血案中的孤儿吕正英，已荣升为七杀令副令主。

这消息，对那批整天无所事事，静待武林大会看热闹的江湖人而言，自然值得广为传播的了。

同时，由于本来距武林大会只有两天日期，而逐渐感到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又暂时松弛下来。

由于时移势易，如今云梦别府中，那种特别森严的内外之分，已不适用于吕正英的身上了。

他以副令主和令主未来乘龙快婿的双重身份，凡是云梦别府中任何场所，他都可以不经通报，而通行无阻。这是他升任副令主的当天傍晚时分，也就是快吃晚餐的时节。

他与正副总管刘子奇、王人杰二人，闲话过一段家常之后，匆匆地向朱亚男所居的静楼走去。

原来云梦别府中，朱四娘与二位爱女的住处，是相距约箭远，成品字形的三栋静楼，朱四娘居品字的顶端，朱胜男、朱亚男两姐妹，则分居左右。

当吕正英走进朱亚男所居静楼前的小花圃时，朱亚男正在楼

上倚栏欣赏雪景。

她一见吕正英，立即娇笑道：“副令主，您好！”

吕正英伫立雪地上，仰首笑道：“别顽皮，亚男，我们看你姐姐去！”

朱亚男向他招招手道：“你上来，我有话同你说。”

说完，嫣然一笑，转身入室而去。

吕正英怔了怔，立即长身腾拔而起，飞上二楼，慌得那伺候二小姐的丫头，连忙躬身一礼道：“副令主您好！”

吕正英连连点头道：“好……好……”一连串“好”字中，人已进入了朱亚男房内。

朱亚男撇唇媚笑道：“副令主请坐啊！”

吕正英苦笑了一下道：“我不坐，亚男，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朱亚男道：“总不能站着说呀！”

吕正英笑道：“亚男，快吃晚饭了，我是特地来请你陪我去请姐姐吃饭的。”

朱亚男笑问道：“你要请客？”

吕正英点点头道：“是啊！”

“准备去哪儿？”

吕正英笑笑道：“有道是：主随客便，我完全以两位贵宾的意见是从。”

朱亚男撇唇媚笑道：“倒是蛮乖的嘛！”

接着，才注目问道：“我的意思，还是去那家曾使你大出风头的醉仙居吧！”

“好的。”吕正英点头接道：“那么，快去请你姐姐吧。”

朱亚男禁不住格格地娇笑道：“我娘和你所说的话，又忘

了？”

吕正英一怔道：“什么话？”

朱亚男神秘地一笑道：“就是那要跟我姐姐接近，必须由你单独一个人去。”

吕正英一愣之后，才苦笑道：“令主已经将全部情形，都告诉过你了？”

朱亚男纤指一点他的额角道：“傻瓜，事实上，我娘的意思，还是我从旁建议的哩！”

“啊！”吕正英禁不住惊啊出声之间，朱亚男又点了他一下道：“别发呆了，走吧！”

吕正英涎脸笑道：“亚男，平常我根本没跟她单独相处过，这第一回，你总得陪我去才行。”

朱亚男娇笑道：“怎么？男子汉，大丈夫，还会害臊？”

吕正英道：“话不是这么说，任何事都不能操之过急，而必须循序渐进才行。”

朱亚男沉思少顷之后，才点点头道：“好！我陪你去，但只此一回，下不为例。”

吕正英连忙抱拳一拱道：“多谢亚男妹妹！”

朱亚男连忙避过一旁，娇笑道：“哎呀！副令主，您这一手，属下我可担当不起啊！”

吕正英苦笑道：“亚男，你是越来越顽皮了。”

当这两位到达朱胜男的住处时，那位伺候朱胜男的侍女，准备上楼去通报，但却被朱亚男制止。

朱胜男的房门紧闭着，听不到一点声息。

朱亚男举手在房门上轻叩了三下，里面传出朱胜男的语声道：“谁啊？”

朱亚男娇笑道：“姐姐，是我……”

朱胜男显然是不高兴地截口问道：“你来干吗？”

朱亚男笑道：“有一位特别贵宾，特地请我陪同前来拜望，并请你一同去醉仙居晚餐。”

朱胜男的语声中，充满了诧异：“是哪一位特别贵宾呀？”

朱亚男道：“姐姐，你打开房门瞧瞧不就知道了吗！”

吕正英不便再装聋作哑，只好以非常柔和的语声说道：“大小姐，是我吕正英。”

朱胜男的语气中，不带一丝感情：“哦！原来是副令主驾到。”

接着，又沉声问道：“请问副令主，除了吃饭之外，是否还有别的吩咐？”

吕正英含笑答道：“没有别的事！”

“呀”的一声，房门已启，朱胜男俏立门前，冷漠得像一尊石像，冷然道：“很抱歉，副令主，吃饭是私事，我可以不必服从吧？”

吕正英被顶撞得一脸苦笑，只好向朱亚男投过求援的目光。

朱亚男只得道：“姐姐，副令主难得请客，今宵他自愿大破钱囊，何不去叨扰他一顿呢！”

朱胜男哼了一声：“我没兴趣。”

接着，才绽出一丝莫测高深的笑意道：“二位请便吧，我不打扰你们了。”

说着，又待将房门关上，吕正英鼓起勇气，连忙伸手将房门抵住道：“大小姐，我第一次请你吃饭，你好意思不给我面子。”

朱胜男一挑秀眉道：“副令主言重了，你这么说，属下怎么

担当得起？”

吕正英苦笑道：“大小姐，如果你心中有什么对我不满的地方，尽管痛痛快快地骂我一顿，可千万别这么挖苦我。”

朱胜男哼了一声道：“骂你？属下有几颗脑袋？”

碰上这种情况，吕正英可实在不知如何应付才好。当他将求援的目光投向朱亚男时，朱亚男适时含笑道：“姐姐，这门口好冷啊！我们到房里再谈好不好？”

她口中在征求她的同意，但行动上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她一面说，人却已自作主张地向里面挤，同时也将吕正英硬行拉入。

朱胜男没有拦阻他们，却是冷笑一声道：“怎么？你们小两口儿，联合起来对付我？”

朱亚男娇笑道：“姐姐，我可不是狼呀，至于这位……”

抬手一指吕正英，俏皮地笑道：“虽然我们曾经把他当成狼，但他温驯得像一只小绵羊，不会伤人的……”

听了这几句话，使得吕正英想起一年之前，当他家破人亡，亡命雪峰深山，初次碰上这两姐妹之时，她们俩将男人当做狼的那一段对话，禁不住啼笑皆非，也禁不住感慨万千。

也许朱胜男心中，也有点感触，一时之间，居然没有接腔。

朱亚男又娇笑道：“姐姐，如果你看我不顺眼，我可以先行离去。”

说完，转身向吕正英使了一个俏皮的眼色，疾步走出，并顺手带上房门。

直到这时，朱胜男才急道：“不……”

门外却传来朱亚男的娇笑道：“姐姐、副令主，我先去醉仙居酒楼等你们呀！”

这时，室内只剩下吕正英和朱胜男两人，朱胜男不再发威了，却是冷冷地说道：“你为何不走？”

吕正英苦笑道：“等你一起走啊！”

朱胜男哼了一声：“我早已说过，没兴趣。”

吕正英强定心神，整理了一下紊乱的情绪，然后正容说道：“大小姐，如果我无心之中，有甚得罪你的地方，也请你……”

朱胜男冷然截口道：“你没有什么得罪我。”

吕正英接道：“我诚意邀请你……”

“诚意？”朱胜男苦笑道：“你的邀请，有几分诚意呢？”

吕正英正容答道：“全部都是诚意。”

朱胜男道：“怎会突然有这种诚意的？”

吕正英一时之间，正苦于没法措辞，朱胜男又似笑非笑地接道：“是否因为你高升了？”

吕正英不加思索地答道：“正是，正是……”

朱胜男冷笑道：“别顺风扯帆啦了，我不信。”

吕正英苦笑道：“是否要把我的心挖出来，你才相信呢？”

朱胜男冷笑道：“我不要你挖心，只要你老老实实在地答我一问。”

吕正英连连点处道：“好，好，我正恭聆着。”

朱胜男注目问道：“你这一份诚意，是出于我娘的敦促？”

吕正英没想到对方会问出这种话来，因而既不便直言又不便否认，一时之间答不出话来。

朱胜男胜利地笑了：“真把我当成小孩子。”

接着，又美目深注地接道：“说呀，难道说，连是与否都不会回答？”

吕正英只好硬着头皮点点头道：“是的。”

朱胜男接问道：“我娘跟你怎么说的？”

吕正英微微一怔之间，朱胜男又沉声说道：“不许借词搪塞，也不许捏造欺蒙，必须从实说来。”

吕正英苦笑道：“大小姐，你这是対一位副令主说话的态度？”

朱胜男哼了一声道：“我没工夫，也没心情跟你开玩笑。”

抬手一指他对面的椅子，命令式地接道：“坐下来！慢慢说。”说着，她自己已先坐下来。

吕正英只好苦笑着道：“是！”

吕正英知道朱胜男精明得很，别说她已提过警告了，即使不曾提过警告，也只好照章直言，不过在说及有关对方自尊心的地方时，却是避重就轻地，轻轻带过而已。

当然，以朱胜男的冰雪聪明，对于吕正英的用心之苦，她自然心中雪亮。

但她听完全部经过之后，脸上神色却并未松弛下来，仍冷冷道：“你完全相信我娘的话？”

吕正英点点头道：“是的。”

朱胜男沉思少顷之后，才轻叹一声道：“我们相处已有一年，虽然你我之间，平常很少接近，但你总看得出，我的思想和作风，也一如我的名字。”

吕正英又点点头道：“是的，大小姐是巾帼中的大丈夫……”

朱胜男居然含笑截口道：“别说那种不伦不类的话，我承认我娘猜对了我的心事，但你可别太高兴，因为我不接受这种形同施舍的感情。”

吕正英苦笑道：“大小姐怎么样才会相信我的诚意呢？”

朱胜男漫应道：“那要看以后的事实证明了。”

吕正英如释重负地长嘘道：“好，好，我不会教大小姐失望的。”

朱胜男又忽有所感地问道：“你以后对我殷勤时，不怕有人吃醋吗？”

吕正英笑问道：“大小姐说的是亚男？”

朱胜男道：“据我所知，除了亚男之外，另外还有四位……”

吕正英接口说道：“别的人暂且不谈，对于亚男，你却是错估她了。”

朱胜男一怔道：“此话怎讲？”

吕正英笑道：“说来你不会相信，有关令堂对你的事，还是亚男在一旁提醒注意的呢！”

朱胜男禁不住一呆道：“有这种事？”

吕正英道：“这是千真万确的。”

朱胜男道：“你这是说，当你以后向我献殷勤时，亚男不会吃醋？”

吕正英正容说道：“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朱胜男注目问道：“那还有另外四位呢？”

吕正英苦笑道：“未来的事，谁也没法预料，这些我们暂且不谈可好？”

朱胜男笑笑道：“逃避问题，将永远没法解决问题，因为，要来的终归要来。”

吕正英苦笑如故地道：“且等它来了再说吧！”

朱胜男胜利地笑道：“那么该谈些什么呢？”

吕正英道：“先去醉仙居，填饱肚皮再说。”

虽然是除夕的前夕，也尽管元旦大会已经延期半月举行，但此刻的醉仙居酒楼，却依然是车水马龙，高朋满座，而且，清一

色的都是来自三山五岳的江湖朋友。

由于吕正英前天在这儿威风八面，大大地出过一次风头，而他升任七杀令副令主的消息，也刚刚传来，同时陪同他前来的，又是七杀令令主的大小姐，因而当这二位登上酒楼时，不但全场目光都集中投射过来，连那嘈杂的人声，也静止下来。

当这二位目光一扫，眉锋微蹙间，那负责接待的堂倌，已疾步迎上，哈腰笑道：“副令主、大小姐，请随小的来。”

朱胜男边走边问道：“是我妹妹订的雅座？”

那堂倌道：“是的，是本楼最好的特别雅座。”

那堂倌一顿话锋，又谄笑着接道：“不过，二小姐另有要事，已经走了。”

朱胜男讶问道：“走了？去哪儿？”

那堂倌道：“这个，小的可不知道，不过里面还有位姑娘，她一定会知道的。”

说到这里，也刚好到达那雅座的房门口，那堂倌挑开门帘，含笑道：“喏，就是这位姑娘！”

雅座内，堆着满脸甜笑，向他们注视的，却是周君玉姑娘。

吕正英、朱胜男二人方自微微一怔之间，周君玉已笑问道：“副令主、大小姐，欢迎我这不速之客吗？”

吕正英一面偕同朱胜男双双入座，一面笑道：“师妹，你的鼻子可真长！”

周君玉娇笑道：“这么说来，你是不欢迎我了？”

朱胜男笑道：“已经来了，不欢迎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周君玉娇笑道：“有了大小姐这句话，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混一顿吃了。”

吕正英这才注目问道：“师妹，二小姐去哪儿了？”

周君玉娇笑道：“二小姐给一位大和尚拐跑啦！”

吕正英苦笑道：“师妹，别开玩笑啦！”

周君玉神秘地笑道：“我说的可是真话。”

朱胜男若有所思地，向吕正英瞟了一眼道：“你呀！真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吕正英苦笑如故地道：“我本来就愚昧，跟你们这两位聪明姑娘一比，可就更傻啦！”

朱胜男娇笑道：“那我提醒你一下，亚男的父亲……”

吕正英恍然大悟地截口笑道：“哦！我明白了！”

接着，目光移注周君玉笑道：“师妹，真是亚男的父亲来了？”

周君玉点点头道：“是的。”

朱胜男忽然幽幽地叹了一口气。

周君玉神色一整道：“大小姐也不必难过，家师说过，大小姐、二小姐的令尊，与朱令主之间的过节，他老人家一定设法化解。”

“谢谢你！”朱胜男苦笑了一下道：“但愿能化解就好了。”

吕正英道：“大小姐，世间没有不能化解的冤孽，只要家师能尽力而为，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朱胜男长叹一声，没接腔。

吕正英向周君玉问道：“师妹，二小姐去哪儿了？”

周君玉苦笑道：“我也不知道。”

接着，才正容说道：“她一发现她父亲在暗中偷看她，立即跟我低声说明原因，并要求我在这儿等你们，然后向她父亲那边追去。”

朱胜男苦笑道：“她父亲还是不敢认她？”